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

命运与现实

戴锦华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
邱华栋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
白 烨 透析女性写作热
邹静之 诗歌与历史剧
周汝昌 唐宋诗词欣赏

柳鸣九 雨果与中国
蓝英年 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
——苏联作家的命运
楼庆西 梁思成——生平·事业·情操
崔永元 电视的庸俗化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命运与现实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与现实/傅光明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1

(在文学馆听讲座丛书)

ISBN 7-80187-484-6

I. 命... II. 傅... III. 文学——文集 IV. 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323 号

命运与现实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责任编辑:李 林 刘春梅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50 千 印张: 18

印数: 1—8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484-6/G.177

定价: 2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守望（代序）

说书之前，我得先说说文学馆演讲的由来。2000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7月30日文学馆前任馆长舒乙先生主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重新揭开已在旧馆址坚持了十余年的星期义务演讲的序幕。到目前为止，新馆举办的“在文学馆听讲座”超过百场。除个别场次，几乎场场爆满，以保守的每场400人计算，现场听众也已超过了40000人次。

2002年7月，“在文学馆听讲座”于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每周三中午十二点半定期播出以来，电视观众辐射全国，即便以低收视率来统计，累计观众人数也近亿次，而观众尤以文化人居多。一些录制现场演讲编辑而成的电视节目，均有不错的收视率，特别是其中的几个系列：《新解〈红楼梦〉》、《品读〈水浒传〉》、“三八”特别节目《女人说话》和《走进老舍的文学地图》。可以说，在全国的演讲活动中，“百家讲坛·在文学馆听讲座”独具品牌。这也是文学馆与央视强强联手的一个显著成果。

由我这个演讲主持人来说文学馆的讲座，或有老王卖瓜之嫌。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得从心底往外由衷地说一句：“在文学馆听讲座”真是好！

先说主讲人，无论作家、学者，几乎都是一流，大多既有满腹学问，又有很好的演讲技巧。随口就可说出一串来文学馆演讲的响当当的名字：周汝昌、冯其庸、黄永玉、王蒙、从维熙、余光中、叶嘉莹、龙应台、陈建功、刘震云、格非、严家炎、孙玉石、柳鸣九、杨武能、刘世德、杨天石……说真的，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对一个演讲者来说，显得过长，内容与节奏并不是十分好把握。文学馆对所有的演讲者都充满了感激和谢忱，是他们和广大的听众及现在的电视观众朋友一起托起了“在文学馆听讲座”。另外，中国网通北京市通信公司一直坚持独家无偿赞助，也堪称义举。

“在文学馆听讲座”仅就书而言，力求保持口语化的通畅与学术思想水准。读时有聆听讲座的现场感，读后也会掩卷而思，获得启迪，像周汝昌的四次《红楼梦》演讲，叶嘉

莹的《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余秋雨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王蒙的《挑战与和解》，蓝英年的《被现实撞碎了的生命之舟》，周思源的《如何正确看待康熙乾隆盛世》，杨天石的《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龙应台的《全球化了的我哪里》，郭小聪的《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带给听众和读者的无不是智慧的闪光、情感的浸润与审美的愉悦。

听众有一个共同的感慨，他们觉得文学馆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坚持义务的纯文学演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希望不间断地办下去。有听众把听我们的演讲当成一种高尚的休闲和完美的精神享受；有位听众形容自己仿佛一条疲倦的人生小舟找到了一个加油、打气、停息、保养的港湾；有的听众希望演讲更成体系一些；有学生听众则提出来对已经改编成电视剧的影响很大的文学作品开设专题讲座，多一些大中学生熟悉的文学作品的讲座；有的希望适当的时候，召开作家、评论家与听众的座谈会；适当增加青少年作品的讲解；有的听众听得不过瘾，还嫌我们的演讲时间短，建议延长时间，中间休息一次；也有的希望把演讲增加到每周一次；有的建议我们搞会员方式；有的希望我们从更多渠道发布演讲预告，等等。

很多建议都很让我们感动，有位学法律的大专学生，希望文学馆能为中国的文学界营造一个进步的、自由的、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能在中国文学消沉迷惘或起肥皂泡的时候，及时纠正其发展方向，使文学创作真正反映中华文化的精髓；愿文学馆成为文学爱好者开拓视野的重要场所，愿文学馆为中国孕育杰出的文学家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的说来，演讲过程中的整体气氛和效果非常好，最后的听众自由提问时间，气氛更是显得活跃、热烈。这在书里同样完整地保留。

我从2001年2月18日接手主持演讲，至今已快干满了一届总统任期——四年。在我心里，我已经把它看成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学术争鸣的讲坛，一座承载文化的殿堂，一角文学精神的家园，一方传播知识的净土。

傅光明

2004年10月2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守望 (代序)

1

戴锦华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

1

表面上中国电影人都在拍片,但是很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什么电影人在为中国电影市场拍片。因为陈凯歌也罢,张艺谋也罢,何平也罢,都是拿着海外的大成本,瞄准海外大市场,完全不是为中国电影所考虑的。

邱华栋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

47

一个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地崛起。这个中产阶层,无论它是不是、会不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体力量,但它是正在形成的一个阶层,它有它的经济诉求、政治诉求,它有它的情感困惑、情感方式,有它的生活方式。

白 桦 透析女性写作热

83

女性写作一般是不拿样子,不端架子,就是写儿女情,家务事,让你觉着亲切、让你觉着好像是看自己,或者说是看邻居家的生活。你漫不经心地就读了进去,看了进去,而且大多时候还能够读有所得,得到愉悦。

邹静之 诗歌与历史剧

117

我个人写作的最秘密的方法,就是影视……把你喜欢的好电影拿来放,脑子里用文字重新叙述,叙述三部电影以后,你就会写了,而且你会写得很好。这是私人秘笈,不知道灵不灵。比如说一辆汽车,画面上—辆汽车开过来,拐入弯道。你这个画面,你看的时候,你全用语言在叙述,叙述三部电影以后,你就知道电影怎么写。

目 录

周汝昌 唐宋诗词欣赏 145

我们鉴赏古人诗词的时候,应该像一个电插销,左右逢源,一个“感”,“感”是受,光受不行,还有一个字就是“悟”,明白了他那是怎么回事……

柳鸣九 雨果与中国 159

雨果所指出的他那个时代存在的三大问题: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消灭,现在并没有完全解决。

蓝英年 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苏联作家的命运 185

1922年列宁和托洛茨基下命令,把一千多个学者包括科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作家遣送出国。他们乘的船当时就叫“哲学家船”。这件事轰动一时。

楼庆西 梁思成——生平·事业·情操 217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美国去镶牙,他说这个牙医看到他当时快五十岁了,牙不是做得很洁白,做得微微有些黄。这就是整旧如旧,一下就说清楚了。你学古建筑是整旧如旧,不能说是整旧如新。

崔永元 电视的庸俗化 245

在这个场合,谈电视的庸俗化很有可能被别人误认为这就是庸俗的一种表现,这个演讲人想在这个现场哗众取宠,所以他就糟蹋自己所干的行当,虽然他在自己的这个行当里挣了很多的钱。而且,我们很难为电视的庸俗下一个定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傅光明：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年的1月7号中国社科院著名的学者、研究员何西来先生在这里讲了一场叫《世纪之交的文学问题》。今天，我们又请来一位著名的学者——北大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为我们讲《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都是世纪之交，去年讲文学，今年讲电影。戴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些年对中外电影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中国现在入世了，入世以后会有许多的行业面临冲击，我们习惯的一个说法叫机遇与挑战并存。比如说银行业、保险业、汽车业，我想还有一个电影业，都会面临着入关以后的冲击，像好莱坞的大片，中国电影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该怎样思考，中国电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挑战或者是机遇？戴教授会在接下来的精彩演讲中告诉我们大家。我为什么在戴教授没讲之前就敢用精彩这个词，因为我对戴教授是闻名已久了，她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讲课，耳朵里面早已经灌满了她非常会讲课、非常会演讲的赞誉。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听戴教授演讲，我们掌声欢迎。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我以为星期天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听讲座，所以我特别激动。刚才进来之前傅光明说你一走进演讲厅心里就会涌出一股暖流，结果把我真的吓了一跳，暖流还没有涌出来，先吓了一跳，所以有一点紧张，很久没有做所谓公共演讲，面对这么多热爱文学艺术的朋友们，而且有这么多的长辈坐在下面我确实有一点紧张。我一会儿努力地调整我的状态，然后好好地来演说。刚才小傅对我做了介绍，我想他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广告跟物品总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大家把他的广告给忘了，然后咱们就看一看真货是什么，希望大家在结束之前不要全走光，我就很满意了。好，我讲的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

开宗明义先告诉大家我恐怕不是一个“报喜鸟”，新年伊始，报喜，应该给大家说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我不是一个“报喜鸟”，尽管我不想当“乌鸦”，也难免会带来一些

令人不快的消息。新的世纪到了，中国好像是面临着一个历史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似乎成为一个被全世界所预期和期待的东西，尽管在世界范围之内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比如说在美国和日本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人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在世界范围之内改变美国所称霸的一极化的世界。谁也不甘心失去自己已经得到的特权，那么这个改变的过程可能意味着一些并不令人愉快的变更过程，这是从所谓世界与中国的角度上去看，好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但又充满了危机或者险阻的前景向我们展开了。

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却没有一个同样的与之同步的情景，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面临着一个全面危机的状态，甚至夸张一点说中国电影面临着崩溃乃至灭亡。我后面会讲我为什么像“乌鸦”一样的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样的消息。而我正是由于这样一份焦虑、这样一份忧虑，我也特别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和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中国电影的问题，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热爱电影、热爱文学艺术、热爱中国的文学艺术的朋友们去支持中国电影，让中国电影渡过这个最艰难的危机时刻，让中国的电影工业，让中国的电影艺术生存下去。

我的题目叫《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我也可以换一个题目叫《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这是不久以前我作的一个演讲的题目。其实我所说的“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可以说是一句废话，为什么说它是一句废话呢？因为自有电影艺术以来，电影这个艺术就是以全球为其市场为其版图的。从有了电影，我们尽管有美国电影，有法国电影，有中国电影，有日本电影，但是任何一种电影就它的市场范围而言，它都是放眼全球的，它都是以全球作为它的市场、作为它的视野和作为它的版图的。而同时我们也会听到一种说法，说电影使用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语言，因为它是一种视听语言，尽管人物会有对白，对白会有语言的障碍，但是就电影的视觉语言和电影的听觉语言而言，它却是人类共通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看懂一部你不通其语言的电影，你有足够耐心的话你会发现电影的视听语言足够把这个故事的大意清晰地讲给你听。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电影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所以我说“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是一句废话，它什么都没说，因为电影艺术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全球化的艺术。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这句话又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它特指世纪之交这个历史时期，特指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几乎席卷了全世界，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的版图。可能大家要说，全球化不是一件好事吗？全球化不就是我们曾经梦想过的那样一种人类大同、打破国界、人类共享的这个前景吗？从全球化的梦想来说，从全球化这个词表面来说，确实如此。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全球化的实践却并非如此，全球化的时代打开了一个全球共同的市场，似乎在通讯、在交通、在市场、在资金流动的意义上，真的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全球共同的世界，可惜这个世界却不是以一个平等的交流、平等的生存、共同图存这样的原则来组织结构的。相反，全球化时代它建立了更为清晰的这样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然后更为清晰地加强了一种不平等的、贫富分化的这样一个世界格局。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以穷国富国的结构，取代了原来穷人与富人的结构。而且全球化的过程带给我们一个令我们始料不及的，而且令人非常忧虑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一个全球化过程的加剧，或者一个全球化过程的推进，是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同时，全球化过程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令我们感到忧虑，或者说是令我个人感到忧虑——也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一会儿我们可以来交换这些想法——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梦想中那样一个人类大同的平等生存、共生共荣的局面，而却带来了一个文化生活、艺术创造越来越单一化的局面。

全球化就表象的层面来看，如果大家去国外旅游，去欧洲、去美国、去澳洲，当然一般说来我们不会去过去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就是亚非拉。但即使你去这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全球化的表象。这个全球化的表象是什么呢？简单地就说就是美国化。什么叫美国化？就是你走到哪里看见大家都穿着牛仔裤，到了夏天大家都穿着T恤衫，脚下蹬着旅游鞋，不分男女老幼；你走到哪里，都看到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招牌，是好莱坞大片，走到哪里都是这样。

我有两个最为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我在法国巴黎的见闻。一个月前我又有幸到了那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巴黎或者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电影这种艺术是在法国诞生的，而法国在整个20世纪当中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是世

界电影艺术的最前沿，代表世界电影艺术所在的地方。而且法国这个民族非常骄傲，他们的骄傲也被法国人批评为法国病，就是有一点妄自尊大，有一点固步自封，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最高的文化。

可是我认为法国人的傲慢和我所看到的事实，成为一个非常有启示性的现象。我在法国，在巴黎街头那条最著名的街道，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香榭丽舍，就是以凯旋门开始到协和广场的那条最著名的大道，像我们的长安街。在那条著名的大道上我看到夜晚所有的灯箱亮起来的广告牌，都是好莱坞的电影。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这样的视觉印象打击了我，使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开始思考这个东西，是在1995年。

我说一个月前我又到了巴黎，我更悲哀了，我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我很高兴就是，尽管好莱坞的广告到处都是，但是巴黎有很多很多的影院，而它的影院都是多功能放映厅，每个放映厅在放映不同的电影，我看到很多我心仪已久的艺术电影，我早听说但是我看不到的电影。令我很高兴的是，那小放映厅，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个座位，可能两三个人在那儿看一部电影，但是影片仍然放映给大家看。我就体会到艺术它需要很多很多的选择，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兴趣，有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思考。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这些拥有很多很多放映厅的影院，在它迎面的招牌上（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放映厅，所以它门口会有很多很多的招牌），放着一个巨大的广告就是《哈利·波特》。我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我也对欧洲人形成了一个很游客的印象，说巴黎人真考究，欧洲人真讲究。因为我看到男士女士们穿着都很讲究，很有特色，很斯文，匆匆走在街道上。但这一次我另外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在巴黎的街头我满街看到的也是牛仔裤，也是旅游鞋，也是休闲装。

而另外一个例子，给我更强烈震惊的，我去过非洲的一个国家，一个最穷的国家，是联合国必须要救济的那种最贫穷的国家，西非的马里。那个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自己的电影工业，他们最早的一部电影放映机，最早的一套电影放映设备是五十年代中国援助的。在很长时间之内，他们都放映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中国送给他们的电影，叫《白毛女》。

这是一个赤贫的国家，我说这个赤贫到了那个国家就不

是修辞，因为它一个是人们在极端贫困的生存状态下生活，没有房子，房子是石棉瓦搭成的，你在首都的街头就看到那个不到我腰的石棉瓦和塑料纸的房子，那里面是人在生活，人在居住。另外一个我说它不是修辞，那个地方是红色的土壤，你望出去真是赤地千里，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什么建筑物挡住我的视野。大家就可以知道那种赤贫的状态。

可是，我在这可能是一点题外话，我岔开去，这个地方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曾经产生过人类最辉煌的文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很惯常的解释说，有过古老文明的国家后来就衰落了，说文明嘛就是发达了以后衰退。其实不这么简单，整个西非的文明古国区的文化衰退，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文明衰退的结果，而是殖民主义的结果。法国殖民者的到来，彻底地破坏了那个地方原来的文化、政治、经济，把他们变为这种赤贫的状态。

好，回来，回到我们的正题。这个地方没有电影工业，没有电影文化，它是法语区，法国殖民地嘛。但是结果我非常惊讶的就看到了一行英文，而且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你的视野，没有什么东西改变城市的天际线的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一个突出的招牌，那个上面写的是“VIDEO SHOP”（录像带商店）。我很好奇，就走进去了，那个招牌打得很高很大，我走去一看是土坯房，等我再走进，全部是好莱坞的电影录像带。然后在那个地方我又看到了一幅广告，是“精工牌……”（日本的电器广告）。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是欧洲的所谓文明的象征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一个是古老文明的象征非洲的一个已经彻底颓败了的、彻底赤贫化了的这样一个区域，我直观地体验到了一个全球化的危机，全球化带给我们的问题。我并不认为牛仔裤不好，旅游鞋不好，我今天就穿了牛仔裤。为了来参加正式演讲所以我没穿旅游鞋，平时我也穿旅游鞋。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接受这种东西，里面当然包含着我们对美国文化的某种姿态，但是也包含了一种休闲服带给我们的更简单更舒适更方便的方式，所以我并不认为这种东西本身是邪恶，是必须否定的。我忧虑的是在于这种美国化的过程，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它消灭了文化的多样性，它取消了文化的可能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接下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它使得不同国家的国别电影或者我们用一

个大家更熟悉的说法叫民族电影衰退，即使这些民族国家的电影还勉强生存的话，我们就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丧失了那种想象力，丧失了创造力的空间。

比如说有些国家仍然有自己强大的民族工业，但是它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模仿好莱坞，去模仿美国电影。我自己是一个对好莱坞电影持疑、持非议和异议的人，原因是我认为好莱坞电影它只是一种娱乐，只是一种消遣，只是一种商业。大家会说娱乐有什么不好，商业有什么不好，消遣有什么不好。我也同意没什么不好，但是电影在整个 20 世纪已经成为了人类最伟大艺术之一，它不应该只是消遣、娱乐和消费。它同时应该成为对我们这么丰富的人类的生活、这么丰富的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一个创造性的表达。它同时应该是艺术、是文化，也是娱乐。

但是好莱坞电影仅仅是娱乐和商业的最高代表，可是它却在逐渐地造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电影的萎缩，造成了艺术电影试图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的内心世界、人类的生存的那些影片，或者消失，或者丧失了活力。我自己有时候，不是很经常有幸去出席国际电影节。以前每次出席国际电影节我都非常快乐，一个快乐是你在那儿会遇到全世界的从事电影创作、热爱电影事业的那些精神上的朋友，或者是新老朋友们；而另外一个幸运就是我想爱电影的人都会明白，今天大家来这儿不是因为对我有什么了解，大概都是因为爱电影或者爱文学艺术，才坐在这儿。任何一个爱电影的人都会觉得那很幸运，因为你就坐下来，从早到晚看电影，看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电影。

但是近四五年来，国际电影节对我已不是那么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了。大家可能说你老了，你不像年轻人那么有激情了，可能有这个因素。但确实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一个国际电影节上看几十部电影，看上百部电影，很少有电影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多你就是看到一些电影说不错，还有意思，而没有那种令你激动的，令你过目不忘的，令你看过之后梦魂萦绕、反复回味的电影。于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看来是向我透露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所造成的文化的深刻的危机，就是想象力的丧失，艺术创造力的丧失。

所以我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认为，我们这

个题目或许可以把它换成另一个题目叫“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对我来说这个题目“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或者“全球化时代的电影艺术”，我可以再把它换一个命名，换一个称呼，我说“危机之中的电影”或者叫“危机之中的电影艺术”。这个危机是多重的危机，是生存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是艺术的想象与创造的危机，而这些危机的形成都联系着这样一个被叫作全球化的进程。我再多说一点，可能大家已经烦了，说你谈得太抽象。

我再多说一点抽象的话题，我们就进入具体的对中国电影的讨论。我说这样的电影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爱看电影，看电影可以成为一个娱乐活动，成为我们文化艺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大处说，电影这个东西一直被认为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自己是做电影史研究的，中国电影在1905年正式诞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部很难称之为中国电影的中国电影《西洋镜》。如果大家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会多少了解中国电影诞生的史实。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叫《定军山》，是北京一个照相馆的老板，用他那架非常原始的摄影机拍摄了当时著名的京剧名角谭鑫培先生《定军山》的一个片段。本世纪初，中国电影刚刚诞生的时候，有很多的海外留学生，留法的、留美的，他们为了建立中国电影毅然回国，中断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到中国来要拍摄中国电影。什么东西使他们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冲动？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西方的荧幕上，在欧美的荧幕上，看到的都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在那些荧幕上所出现的集中体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世界对中国人一种丑陋的和妖魔化的想象。中国人是什么？是一些留辮子的、肮脏的、愚蠢的那样一种劣等民族的形象。

当时那些海外的学子看到这些电影非常的痛心，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要拍摄中国的电影，要在中国的电影上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的正面的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当时的理解很有趣，我们今天听起来也很幼稚，他们说日本人为什么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因为日本的电影创造了正面的日本人的形象，而中国的电影没有创造正面的中国人的形象。我做电影史的研究，读到这些史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受，其中之一就是100年过去了，1949年毛

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过去了，但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关于中国人的形象想象，并没有根本的改观。

我自己最早开始走出国门，走到西方世界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和一個世纪以前的海外学人的经验完全一样的，就是当外国人、欧美人试图对你表示友好的时候，试图对你表示高评价的时候，他就说：“你是日本人吧？从日本来的吧？”那是一个很糟糕的经验。我大概最无礼的一次回答是说，你们见过这么高的日本人吗？这是我最无礼的一次回答。因为他不是恶意，他不是挑衅，他不想污辱你，对于他们来说亚洲人本来就是很难分辨的。可是他们认为那些似乎比较文明的，会出入在他们认为是比较高雅的或者比较昂贵的场所的，只有日本人。这是和当年海外留学生的经验非常相近的。

回到我们的题目，说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幼稚的冲动，再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电影这个艺术它始终和一个民族的形象和一个国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它和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互相作用、互相生产的这样一个关系。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当中，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可能拥有一个正面的荧幕形象，但是也可能是很多的所谓正面的荧幕形象，可以帮助你塑造一个正面的强大的民族形象。如果我们是学术讨论的话，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也包含了很多应该去质疑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我们说一方面好像电影它一定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电影也在创造着向全世界展现着民族国家形象。因为电影这个艺术，我刚才讲到它与生俱来就是全球化的，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似乎不需要翻译。

谈到我们的正题，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我总是讲我这个可笑的经验，每一次讲这个经验的时候大家都笑。当时我也有一点啼笑皆非的感觉，就是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次经历，我去一所美国大学访问，去那儿演讲。有一个热情的、热爱中国和热爱中国电影的美国医生来听我的讲座。他通过我的朋友热情邀我到他家去做客。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给我出示了一个他的宝贝，据说是他爷爷留下来的一块丝绸，那个丝绸上有我们的篆字，就是“福”字。他就说，这个中